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十五節

閔士瓊思索至此，自己的眼淚向肚子裡咽。閔士瓊一下腰鑽在桌子底下。前文書表過，桌子五尺見方，三面圍桌籬。勝爺一看，又可慘，又可笑，遂說道：「老朋友，你鑽桌子底下何用？」過去要掀桌籬向外拉閔士瓊。賈七爺叫道：「三哥且慢！他是要拚命，你伸手一拉他，他給你一暗器。」賈七爺向蔣五爺作手語，叫蔣五爺打翻桌子，五爺點頭，一棍打翻桌子，一看閔士瓊蹤影皆無。大眾一看桌下的方磚，並無痕跡。聾啞仙師叫道：「賈七爺！你看看他打哪兒走的？桌底下俱都是方磚。」賈七爺用劍一撬方磚地，原來是四塊假方磚，倒下十三層階腳石。閔士瓊最後的計劃，孤注一擲，下地道點地雷，八十餘位保鏢的，都成了肉泥。蔣五爺順地道要追，聾啞仙師道：「五弟別追，他方才向東廊下看，神色不正，察言觀色，他不是毒計，便是要跑。我暗派了二位在前山口，歐陽天佐乃日行千里，柔軟工夫，黑夜白天均看一般遠，已經把住山口要路，他又有閉穴法。後寨有我大師兄夏侯侯兄長，把住後寨，伸手不見掌他還能寫楷字，還能跑得了閔士瓊嗎？」道爺叫道：「賈七爺，閔士瓊走時，直向燃燈古佛看了幾眼，不知是何意思？」賈七爺贊成道：「道兄果有先見之明，叫三太、香五將佛龕抬開。」

前文書表過，這就是五方飛蛇樓的佛龕，楠木雕刻，油漆彩畫，堆花過梗，東西兩面俱有立柱。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四人搭之不動。黃三太等正在壯年，各都有三百來斤的力量，無論如何用力，佛龕紋絲兒不動。賈七爺叫金龍、李永泰動手，這才搭起。向東面搭出有兩丈遠，香五向龕底一看：下有十字花石頭兩塊，在龕底上繃著呢。賈七爺用秋風落葉掃劍把一點方磚地，四塊方磚當當直響，木頭聲音。賈七爺用劍向木磚內一刺，四塊木磚相連，賈七爺遂叫小弟兄過來，用力撬方磚縫兒。

將假磚撬起，用刀將三合土掃開，露白磚木板；四外的方磚又撬開，撇開淨土，現露出一個白磚箱子，此箱有現在八仙桌大小，蓋兒用釘子管著。撬開箱子蓋，北面上有一個圓孔，通著一鐵筒，有飯碗粗細，鐵筒口露著五七根雞卵粗的藥線，藥線挨著硫磺發砲。箱內南面，有好似小鍋兩口，一仰一合扣著。賈七爺說道：「這是地雷。」老年地雷最笨，用火點不著，非用發砲點不可，地雷一響，聚義廳炸為齏粉。賈七爺叫眾人將箱子搬出來，人多好做活，不大工夫，刨出鐵筒子，直達聚義廳內，賈七爺亮劍斬斷鐵筒三尺有餘，搗出五七根藥線，用方磚立著，由斬斷的鐵筒當中，眾英雄一看，全都驚魂失色。

有人說道：「老賊逃走奈何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他走不了。絕不能發生效力，也不必驚懼。」

就在此時，忽聽地道內有人喊道：「勝三弟！我將老賊捉來啦。」大眾向地道口觀看，就聽撲咚一聲，由地道里扔出閔士瓊。眾英雄一看，寒鴨覺水捆著，蒼白頭髮蓬鬆，狼狽之極。

劍客隨後由地道縱出。勝三爺問道：「大師兄怎樣擒拿此賊？」

劍客說道：「我在後花園子裡溜達，見後花園內有一座涼亭，涼亭之中有一人，鬼頭鬼腦，在亭子裡面一會蹲下，一會站起來，我遂將那人擒住，問他為何站起蹲下，先前他不說，後來我在他腦門子上一磨刀，他遂說了實話，我才知那亭子乃是地道之戶。我將他捆綁起來。」劍客一見那人時，先用閉穴法將那人閉住，然後捆上他，又解了閉穴法，遂問那人：「在此處何為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師傅最後的一計，順著聚義廳八仙桌地道下來。鈴鐺響一聲，是我師傅下地道；響兩聲，我們便預備火種；三聲響點著地雷，將鏢行之人一網打盡，我師徒父子等，由此逃走。」劍客遂問道：「他由哪道兒下去？」那人說道：「亭子角上有一個鋼環子，一提鋼環子，掀起假方磚，便可下去。」劍客遂掀假方磚一看，倒下十三層階腳石，劍客看明白，復又上來說道：「我有心殺你，我實在不忍。你叫什麼名字？你說實話，我就放你。」那人遂答道：「我叫飛雲燕子李樹林。」劍客說道：「先屈尊點吧，你張開口，我將你嘴堵上。」此賊聞聽，不敢不張口，遂張開嘴，劍客撕他一塊衣裳，將嘴給他堵好，捆在亭子明柱之上。劍客遂進了地道，一看地道三尺寬，夏侯侯劍客遂由北向南走去，走了有半里之遙，忽聽鐘音，一連響了兩聲，原來地道中有五尺來高一個大鍾，閔士瓊拿起大木槌頭，當當敲了兩聲。劍客趕奔近前，叫道：「閔士瓊，老猴崽子！你又鬧鬼呢？」閔士瓊一看，乃是劍客，隨手把大槌頭向劍客拋來。六尺高的地道，橫限三尺寬，閔士瓊的毒藥弩百發百中，要是在寬闊的地方，不用說是六隻毒藥弩，就是有六十隻毒藥弩，也打不著老劍客，皆因地道太窄，六隻毒藥弩一連氣嗖嗖奔劍客打來。閔士瓊乃是久經大敵之人，知道劍客有金鍾罩、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，這毒藥弩完全奔致命處打的，雙睛、肚臍、襠中、心口窩。老劍客無法，只好躲那致命處的弩，六隻毒藥弩打完了，老劍客身上中了三隻，可是皮粗肉厚之處。閔士瓊毒藥弩也打完啦，老劍客也縱到他跟前，摀住蒼白鬍鬚，將閔士瓊按倒，用閔士瓊的飛爪捆好，順地道奔聚義廳而來。上至八九層台階，一看上面地道口有亮，遂將閔士瓊拋將出來。劍客說道：「眾位快跑！恐怕還有毒計。」

道爺說道：「已經破啦，您看地雷在那裡放著呢。」劍客聞聽，直奔佛龕前面而去，一看這個地雷，好似兩口小鐵鍋陰陽合著，令人看著真是不寒而慄！

老劍客看罷，對閔士瓊唾了一口道：「老猴崽子，你好狠的心腸啊！東廊下現有你的兒子並三鼠，你都毫不顧惜，這個地雷若是一響，鏢行八十餘位一網打盡，連老朽也逃不了，你們作賊的真是黑心！」老劍客愈說愈有氣，聾啞仙師察言觀色，見事不妙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！你看大師兄面帶煞氣，必要閔士瓊老猴崽子的命。你趕緊上前去勸，閔士瓊是窩主正犯，與其這時要他的命，何如與他打官司好呢？」勝爺唯唯，直奔劍客身旁而來。此時就見劍客向閔士瓊身邁大步，要用鷹爪力，一把將閔士瓊抓死。劍客方一下腰，勝三爺一伸手將劍客拉住，叫道：「大師兄！暫息雷霆之怒，小弟有一言，他是正犯窩主，咱將他交到官面，自有他的罪名。不知大師兄你老人家以為如何？」和尚老道齊聲叫道：「大師兄，不可！他是要犯，交勝施主辦理好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賈明何在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來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將他也放在東廊下吧。」賈明伸手將老閔提起，也放在三鼠一塊，金頭虎說道：「跟你兒子挨著，父子情長。」此時聚義廳上，除去五個要犯，俱都是鏢行之人。

金頭虎財迷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！咱倆發點財吧，到後寨收拾收拾去。這座蕭金台這樣的闊，後寨必然有的是金銀，咱們飽載而歸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早就這個心思，等他們後寨的賊都走淨了。你別大聲小叫，要被恩師聽見，不但發不了財，准得挨處分。」二人待了許久的工夫，賈明對楊香五一擠狗眼，沖天杵晃了兩晃，邁步往外就走，楊香五後跟著也走下去啦。他們二人這一走，就有人出來的啦，張茂龍、紅旗李煜跟著也往外走，一時間站起來有三四十個年輕的，都向外跑。勝爺一看大伙向外一走，心中可就明白啦，勝爺問道：「你們大伙這是幹什麼去？賈明回來！」賈明方走出西角門，被勝爺一招呼，賈明對楊香五說道：「乾啦，三大爺看出來啦，要問咱倆幹什麼去，你低低的聲音跟三大爺說，就說出恭去，看李煜他們小子說什麼？」勝爺一問賈明，傻小子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是出恭去。你問他們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人家人犯王法，物件可不犯法，你們誰也不許動人家一草一木，你們誰要動蕭金台的東西，盜燈的官司誰跟著打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要解手去，他們都跟著我，您問他們都幹什麼去吧。」勝爺知道金頭虎賈明滿嘴不說實話，勝爺也不答理他，眾人都都回來啦，勝爺就不追問了。勝爺又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將地雷的箱子蓋好了，仍將佛龕搭回原處。」三太與香五、茂龍、李煜等，即將佛龕搭過來，放在原處。勝爺又說道：「此時也只是五更天，哪一位將珍珠燈掛在燃燈古佛龕之上？」此時，劍客捉回閔士瓊，道爺早打發人將歐陽義士請回來了。歐陽大義士聞聽勝爺之言，遂答道：「我願辦理。」大義士遂順著佛龕的柱子先爬上去，在佛龕橫樑上拴好了繩子，然後將萬壽燈用繩子拴好，走到上面，將萬壽燈掛在佛龕之上，大眾觀看，霞光瑞彩，炫人二目。

正在此時，忽聽山口外人聲鼎沸，聽著好似有幾千人馬的聲音。道爺說道：「大概是群賊去而復返，要前來搶差犯，咱們趕緊先將五個犯人藏在一邊。」勝三爺點頭稱善。大眾一看，東廊北面有一間屋子，窗戶在東敞廳後簷牆上，勝爺說道：「就將五個盜犯放在那間屋中，眾位以為如何？」道爺說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快快辦理。」孟金龍、李永泰二人，每人提起兩個賊人，金頭虎賈明

扛著一個，來到屋門口，一推門，並未關閉，屋中放著許多零碎東西，將屋中的東西搬運到外面，五個賊人俱都放在屋中，口中塞著東西，孟金龍、李永泰二人把守門口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兩人千萬小心，如要丟了差事，官司可你們打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，你放心吧，誰要到我跟前，來，我就給他一杵。」大義士將燈取下來，看守萬壽燈的是聾啞仙師、弼昆長老、歐陽氏弟兄，他們四個人，負看燈之責，蕭、孟二俠和賈七爺、屠大爺、勝三爺等準備廝殺，無論出多少條人命，不許自亂。正在打算抵敵之策，外面李四爺笑嘻嘻的進了聚義廳。勝爺問道：「四弟打探得山口外，可是群寇復回嗎？」李四爺答道：「山口外乃是官兵來到，在頭道山口二道山口中間，與八大名山之賊走了一個碰頭，您快看熱鬧去吧。」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李施主說話太不知深淺，還有工夫看熱鬧？雙方若是交上手，亂殺亂刺，得多少條人命啊？勝三爺，此事非你不可，你趕緊到二道山口去給瞭解此事，可別鬧擴大了。」

官兵與群寇若是打仗，咱們就不能看著，必得幫著官家打仗，那麼一來，鏢局子可就關了門啦，這一干小弟兄們都是學而未成，武技十分勉強，必有性命之憂。你到前面先穩住了群寇，別叫他們妄動，然後見帶兵的官長，要是熟人那就更好啦，若不是熟人，還得多費唇舌。三弟你唇齒也能行，不用貧道多囉。」

勝爺諾諾連聲，帶領著一千小弟兄們，出離了聚義廳，趕過前寨，勝爺來到二道山口外，站在高阜處，舉目觀看。此時業已天光大亮，就見一道山口外，旌旆滿目，號帶飄揚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眾官軍一個個俱準備著廝殺的樣兒。官軍的人數千餘名，再看二道山口內，八大名山的群賊，俱都在山口內扎住隊伍，雖然不撞山口，也是與官軍兩方對峙的意思，官軍若是再向前進，可就得動手。官軍也不向裡開啦，群賊也不向外撞，眾賊談笑自若，可並不把官軍放在心上，八大名山的寨主嘍卒合計在一處，約有三四千名，要是打仗，官軍絕不能取勝，別說還有那些嘍卒，就是蓮花湖的四猛八大錘要是撞山口，官兵就攔擋不住。曹榮那條蒼蓋槍，更不用說啦，十個守備、千總一齊上，也不是對手。那麼為何群賊就不向山外撞呢？皆因為蓮花湖的韓秀在前面阻攔著，是邪不侵正，韓秀是文武全才，雖然佔山為王，他胸中有大清的律例，知道要是傷了官軍，事情就鬧大啦。且說勝爺觀看明白，原來帶兵的二位武官與勝爺彼此都見過面，這二位帶兵官，一位是院衙差官王福盛，一位守備李廷仁。勝爺對群寇說道：「眾位賓朋稍安勿躁，在下勝英懇求官兵，給眾朋讓出一條道路。」勝爺在高阜處看時，群賊中有那膽小的嘍卒早就看見勝爺啦，同聲哀求道：

「勝老達官爺快救命吧，官兵把山圍啦。」所以勝爺先安慰嘍卒，然後下了山坡，眾小弟兄在後跟隨，勝爺緊行幾步，直奔王千總、李守備而來。走到馬前，勝爺先給二位差官請安道辛苦。二位差官一看，原來是勝三爺，急忙將兵刃掛在得勝鉤上，甩蹬離鞍下了座驢，齊聲說道：「原來是勝老達官，不敢不敢。」勝爺遂問道：「官家怎曉得鏢行之人現在蕭金台？」李守備說道：「我們並不知道老達官蕭金台赴會，皆因為老達官由鏢局子起身之後，第二日鏢行就打發人給院衙門送信去啦，言說老達官二十八日赴蕭金台之會，尋找珍珠燈，來了一日一夜啦，並無有一人回鏢局子。卑職不敢隱瞞，遂將此事回稟了欽差大人，欽差大人念老達官為國家效勞，赴湯投火，無所顧及，很贊成老達官的忠誠，恐怕老達官在蕭金台有了危險。但是各衙門的兵額不多，頭一天鏢行去人送信，欽差不便下諭招集軍隊，各衙門湊集了兩天，人齊馬不齊，這才湊了千餘名兵士聽用。第二日鏢行又去人送信，言說仍然無有消息，欽差大人遂遣卑職與王大人，帶隊前來協助勝老達官。勝明公附耳過來，現在城守營與各衙門集合在一處，率領八九百名兵卒，前來接應老達官來啦。」勝爺施禮說道：「我有幾位朋友，舍死忘生，協力相助，拿住盜燈的正凶幫兇，珍珠燈盜回。並不是我勝英一人之力，求二位大老爺網開一面，放他們一條生路，二位大老爺一輩居官，輩輩居官，恩威並行，叫他們有自新之路。」李守備道：「他們聚眾成群，不法已極，我們奉堂諭，要各個拿獲，以正典刑。看在勝老達官之面……。」語至此，叫官兵退出一條道路，說道：「再要不法，必要嚴拿懲辦！」語畢，官兵閃開一條道路，八大名山之賊，猶如風捲殘雲一般，逃出頭道山口。

勝爺控背躬身叫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您派幾名官人，請到裡面將拿住的正犯提出來。」守備、千總挑選了三十名健壯兵卒，夠奔蕭金台聚義廳，進二道山口，又到第三道柵欄門，進了聚義廳。二位差官舉目觀看，燃燈古佛前面掛著萬壽燈，守備、千總向珍珠燈行了大禮，馬步隊將座位搬來，二位差官坐在東西，當中正位讓勝爺落座。勝爺說道：「小民不敢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您派兵封山內看看有牲口，套幾輛大車，將犯人拉走。」兵士到西跨院一看，馬棚裡俱是瘦弱之馬，套了三輛敞車，夠奔聚義廳回稟，套好車輛，將珍珠燈取下，裝在籠盒之中。勝爺說道：「將五個犯人提出來吧。」金頭虎責乖喊道：「我提差事。」金龍在門口橫著棚，見二位差官到來，說道：「誰要前進，我將他砸死！」賈明說道：「這是差官老爺前來提差，你裝什麼精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沒有我的事啦，我要走啦。」黃三太在先，進了屋中，黃三太一進門，就聽「唉呀」一聲，嗓音都轉啦，隨後勝爺、蔣五爺、老道等也進了屋中，一看五個犯人蹤跡不見。勝三爺渾身立抖，叫道：「賈七爺！你看犯人打哪裡走的？」賈七爺摘了一個燈籠一照，見牆犄角有假磚蓋著地道口，賈七爺掀假磚一看，倒下階腳石十三層，五個差事由地道逃走。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著急，五個差事逃的工夫不大，賈七爺與蔣五爺下地道追趕，他們跑不了多遠。就是跑了也好拿，官面拿賊，海捕公文，並不認識賊人，還能拿著呢；這幾個賊人，咱們鏢行都認識。」說著話，蔣五爺、賈七爺二人下了地道，追趕賊人。工夫不大，蔣五爺、賈七爺回來說道：「追出有五七里遠，外面有一座敞廳，出了敞廳，奔東去，有一山澗，搭的跳板是活的，賊人過了山澗，撤去跳板，大概已經遠遁了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先將珍珠燈交給二位大老爺帶回院衙，咱們安慰安慰忠良爺的心。咱們大家分途追賊，不難將賊拿住。」勝爺叫道：「道兄、李四弟，你們二位辛苦一趟，將燈送到院衙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他二人不敢見官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二位大老爺，什麼都能辦，不用我們的人見官。」王千總、李守備無可奈何，押著珍珠燈夠奔院衙，聾啞仙師、李剛押著車，勝爺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見了忠良大人，替小民懇求，就說小民勝英追趕賊人去了。若拿不著賊人，交不了差事，小民勝英誓不回去見忠良。」官人走後，勝爺對大眾說道：「你們眾位赴群英會來的，都不是外人，沒有別的，請你們大家成全到地，幫我勝英捉拿賊人，若拿不著賊人，勝英今生今世不回鏢局子。」大眾齊聲答道：「願與老達官同甘共苦，誓死不二。」勝爺對大眾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好好好，就此分手吧。」大眾遂三五五，七個八個一伙，分途捉拿漏網之賊，夏侯商元與勝爺是獨行追趕。

勝爺出了蕭金台，無精打采，走到一座樹林中，休息了一會，打了一個盹。正在朦朧之際，聽樹林北面有人互語，就聽說道：「頭，您回家呀，還是別投門路呢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別叫頭啦，咱們不乾這個啦。勝爺真是大仁大義，除去五個要犯之外，俱都不追。」又聽這個說道：「您還不知道呢，五個要犯都潛逃啦。」那人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？鏢行八十餘位，豈能跑了差事？」這個說道：「教大少寨主娘舅給救走的。」那人驚訝問道：「是杭州的寨主嗎？」這人答道：「不錯不錯。人家這個山寨不搶不奪，水旱田種地。那位寨主每年到蕭金台一次，可不知在杭州何處？就聽說是杭州，要知道地方，咱們就可投奔。」勝爺聽得明白，站起身軀，夠奔聲音而來，來到這幾個人跟前，勝爺控背躬身說道：「方才你們說的話，我都聽見啦，你們可知道此山在杭州何處嗎？」眾人答道：「我們實在不知道，您沒聽我們方才說嗎？就聽說是在杭州地界，實在不知他那山的名字及什麼所在。勝老達官，你老人家以德待人，我們要是知道實確，決不能不告訴你老人家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他那內弟本人，你們眾位可曾見過？怎樣的長相？眾位知道嗎？」眾人齊說道：「聽說每年到蕭金台看一回姐姐，蕭金台內寨的人都見過，我們前寨的人沒有見過。你老人家要到杭州打聽去，大概容易。」勝爺一聽這幾個人俱都不知，也不便再向下問，勝爺遂又對這幾個人說道：「眾位都是二十多歲的人，正在年力富強的時候，從此改邪歸正，回歸故里，骨肉團聚，家庭幸福甚多，萬不可再入歧途，遭父母以盼子之憂。當山大王從古來到如今，哪有得其善終的？愚下勝英言直性憨，諸位幸納餘言，萬不可為非作歹。我這裡尚有幾十兩散碎銀子，奉送大家做為回家之路費。些須小意思，眾位幸勿見卻。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」說罷此話，由兜囊中掏出銀子。眾人齊聲說道：「勝老達官之言，我等必當遵命，這是教我等成為好人。盤費一層，我們大家俱都富餘，請老達官不必費心了。」勝爺一看，眾人說話很誠懇，勝爺也不客氣，仍然將銀子收起，遂與眾人抱拳而別，夠奔杭州大路而來。

勝三爺曉行夜宿，沿路之上，每逢津關渡口，必要仔細訪察，俱都無有閔家父子及太倉三鼠的蹤跡。七月初十左右來到了杭州

錢塘門，勝爺心中打算：先找一個店住下，休息休息，然後再打探賊人的下落。一邊走著，一邊思索，抬頭一看，正是一座老店，有心進去住，天氣尚早，遂又夠奔西湖而來。過了斷橋亭，勝三爺無心觀看西湖的景致，仍回錢塘門住店，在路上一陣困倦，四肢無力，眼前一片樹林，清風習習，倒覺怡情悅目，勝爺心中打算歇會兒再走，遂走進了樹林，坐在小包裹之上。老英雄真困乏急啦，方才坐下即昏昏睡去。正在睡夢之間，耳旁忽聽得有馬踏鑾鈴響的聲音，傾耳細聽，聲音愈近。

勝爺遂向外觀看，見一匹白龍駒其快如飛而來，馬上端坐一位少年，頭上戴馬連坡草帽，身穿粉蓮色大氅，足下燕雲快靴，扣住亮銀鐙，腰繫英雄帶，面如白玉，五官像貌不俗，精神凜凜，氣宇軒昂，馬鞍斬得勝鉤上掛著一把殼式的鋼刀，正在其行如飛之時，忽然將馬繃住，只見這少年在馬上忽然雙眉緊皺，自己與自己生氣的樣子。勝爺觀看此人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勝三爺心中暗道：「走好好的道，這是跟誰呢？怎麼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呢？」勝爺正在心中納悶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就聽後面有小串鈴的聲音，來在切近，原是驢馱十餘個，馱著白磁箱子，後邊有一輛大車，車上坐著乃是客人，勝爺心中這才明白，此少年原來是一位保鏢的達官，可車上沒插著鏢旗子。勝爺心中暗說：「這本是黑鏢，不用說是綠林道看見不叫走，就是洗手的綠林，多年不做買賣的，若是看見也不能放他走呀。」不表勝爺心中納悶，單說趙子手走到少年的跟前，叫道：「王師傅，你怎麼自己跟自己賭氣呢？每次到錢塘門外都不喊鏢，就平安過去，這一回也不用喊鏢，你不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。」就聽那少年答道：「為什麼不喊鏢呢？到錢塘門外，你只管喊鏢，有什麼事都有我姓王的呢，沒有你的事，我為什麼拿著官鹽當私鹽賣呢？」勝爺在樹林中看那少年的神氣，似乎對於錢塘門這個地方有什麼過節似的，就見那小孩說完話，告訴趙子手一句：「我前邊等候你去。」說罷此話，揚鞭打馬而去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反正我也是往錢塘門去，我為何不在後頭跟隨著他？到底看看究竟如何。要是跟著他的馬我也跟得上，早到了也是沒用，我就在車後頭跟著。」勝爺思索至此，遂站起身形，提起小包裹，讓後頭的車過去，勝爺走出了樹林子，跟著遛達下來啦。

走了工夫不大，來到了錢塘門外，勝爺遠遠的就望見那個小孩在那裡將馬繃住，趕到驢馱子到了小孩馬前，就聽小孩嗔道：「你們怎麼還不喊鏢呢？」就聽那趙子手道：「得啦，王師傅，咱們的鏢，一年不知道打這兒過多少次，無論何時也沒有喊過鏢，這回你要一喊鏢，恐怕倒惹出許多麻煩啦。你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」馬上的少年說：「你只管喊鏢，不用絮叨。我今天是非喊不可，出多大的事，姓王的也不能含糊，不用你小心謹慎。」趙子手無法，只得喊鏢，喊出一聽，原來是南路的鏢。此時太陽已落，正是住店的時候，喊完了鏢也沒有什麼問題，趕著驢馱子向前走。進了錢塘門，勝爺一看大小商店林立，招商客店櫛比皆是，但是這伙鏢趕著馱子向前走，那些個招商店並沒有家招呼住店的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怎麼招商店不留旅客呢？買賣以和氣生財，店小二在門口站著，看見這伙計，連問都不問。出去幾十里地接客人還怕接不來呢。路過多少大小客店，沒有一個留住的。」正走中間，勝三爺抬頭觀看，面前有一家客店，門前有一塊橫匾，上寫「英雄客店」。馬上的少年繃住了馬，叫一聲：「伙計們，咱們就住這座英雄店吧！你們看這座店裡，倒很乾淨。」伙計答應一聲，將驢馱子奔英雄店大門趕去。此時英雄店門口站立著四個伙計，年紀俱都在二十上下，精神百倍，小打扮，蜷著腰，仰著臉，簡直的那宗情形，不是打算作買賣的樣子。趙子手方將驢馱子趕到店門口，就見店伙計怒目橫眉的向趙子手問道：「幹什麼的？」趙子手聞聽也怔啦，心中暗道：「開店的問客人是幹什麼的，真是新鮮。」趙子手只好答道：「住店的。」

那幾個伙計說道：「我們店裡今天不留客人啦，別處住去吧。」

列位，一樣的話，好幾樣的說法，店裡這幾個伙計說話，簡直不像生意買賣人的話，橫眉立目，異常野蠻。趙子手無法，遂走到了馬前，說道：「王師傅，你看見沒有？我看今天要有是非，咱們住店都沒有留咱們的。這座大店，就不叫咱們住，這不是成心嘔氣嗎？王師傅你小心點，可不是我膽小，咱們別找麻煩。」馬上少年說道：「開店的攬客人還攬不著呢，莫非他這座店都住滿了客人了嗎？」趙子手說道：「四十多間房子都空著呢。」那少年又說道：「你們不留客人，你們將門關上啊。」

就聽店伙計說道：「都留住，就是不留你這只鏢。你出來保鏢，你們家大人也沒教訓教訓你嗎？」勝爺一聽，這是個硝兒。保鏢的說道：「該著什麼花什麼錢，為什麼不叫住？」伙計說道：「不但不叫你住店，你的鏢還走不開啦，出不了杭州地界。」

保鏢人大怒：「你們這是賊店！不用到杭州野外，你們要將王老爺一腳踢個筋頭，十二馱子歸你們啦，不用劫。」店伙計大怒：「搗下了！眾人。」保鏢的聞聽縱下馬來，勝爺要息事寧人，惹下殺身大禍。他由人群外向裡一擠，店裡伙計已經跟少年動上手啦，頭一個伙計照著少年掏心一拳，被少年一掙腕子，底下一伸腿，伙計鬧了一個臥虎；第二個伙計上來就是一個雙鋒貫耳，那少年使了一招野馬分鬃，底下一腳又踢倒下一個；第三、第四兩個一齊上來，俱被少年打倒。勝三爺心中暗想：「這個小孩真快，四個伙計全都被他打了。」那被打的伙計向裡就跑，工夫不大，由裡面出來一老者，黑面鋼鬚，勝爺一看，心中明白，原來此人與勝爺是結拜的弟兄，姓鐵名叫天勝。

鐵天勝直奔小孩跟前，說道：「是摔一個趑趄就將十二驢馱子留下嗎？」小孩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語畢，鐵天勝忙把大衣脫下，與保鏢的少年揮拳動手，二位短打長拳，挨幫擠靠，躡高縱矮，二人戰了三十餘個回合，不見勝敗。忽然鐵天勝更門改路。勝爺心中道：「小孩要栽筋斗。」就見鐵天勝二指奔少年面門而來，底下一個鉤接連環腿，鐵天勝的腳面鉤住少年的腳後跟，向前一帶，那少年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看熱鬧的一喊好，保鏢臉上一紅，奔白龍駒伸手摘下殼式鋼刀。鐵天勝說道：「你還要亮傢伙嗎？」回頭叫道：「孩子們給我將兵刃抬來！」伙計們將虎尾三節棍抬來，店主人伸手一接虎尾三節棍，合著中節，一抖三節棍，店主人由北向南，保鏢的少年由南向北，勝爺一看，鋼刀起處血濺紅，虎尾棍砸上骨肉紛飛，這兩造要出人命。勝三爺思索至此，遂趕向前去，大喊一聲：「鐵天勝！真不知自愛。」鐵天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勝爺答道：「你看看吧。」鐵天勝一看，喏喏連聲而退。列位，鐵天勝天不怕地不怕，怎麼他見勝爺這樣規矩聽命呢？皆因叫勝爺給感化得言聽計從。鐵天勝退下去，勝爺對那少年說道：「少達官，住店，合適便住，不合適便不住。要是劫鏢的，當然拚命，為住店何必呢？」少年也要瞪眼睛，一看勝爺的長相，沒敢瞪眼，口中說道：「您別管，他們這是賊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？他若是賊店，在人煙稠密的地方，能容他嗎？」勝爺又說道：「看熱鬧的人很多，也不必細談。我且問你，令師是哪一位？」少年說道：「我師傅鎮九江屠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是屠祭屠大爺嗎？你是三十六門人中第幾位？」保鏢的答道：「不錯，是屠大爺。我是三十一名。」勝爺又道：「有一位勝英，你可認識？」保鏢的答道：「那是我勝三叔。我自從拜了師傅，我淨在家中練功夫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保鏢的答道：「我叫神拳無敵小太保王九齡。我由七八歲上唸書學藝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我乃神鏢將勝英是也。」少年聞聽，爬在地下就行大禮道：「咱們爺們栽了筋斗啦，你給我找找面子吧。」勝爺聞聽一樂，說道：「找什麼面子？那是你鐵叔父。」勝爺又叫道：「鐵賢弟過來，這是屠大爺的高徒。」鐵爺說道：「為什麼不早說呢？早說將店燒了也不要緊哪。」勝爺又對看熱鬧的眾人說道：「眾位鄉親請散了吧，我們這一家人鬧著玩哪。」

大眾一樂散去，伙計們將驢馱子往裡讓，鏢車歸了西跨院，勝爺、王九齡、鐵天勝三人，歸了上房。這一住店，勝三爺惹下殺身之禍！